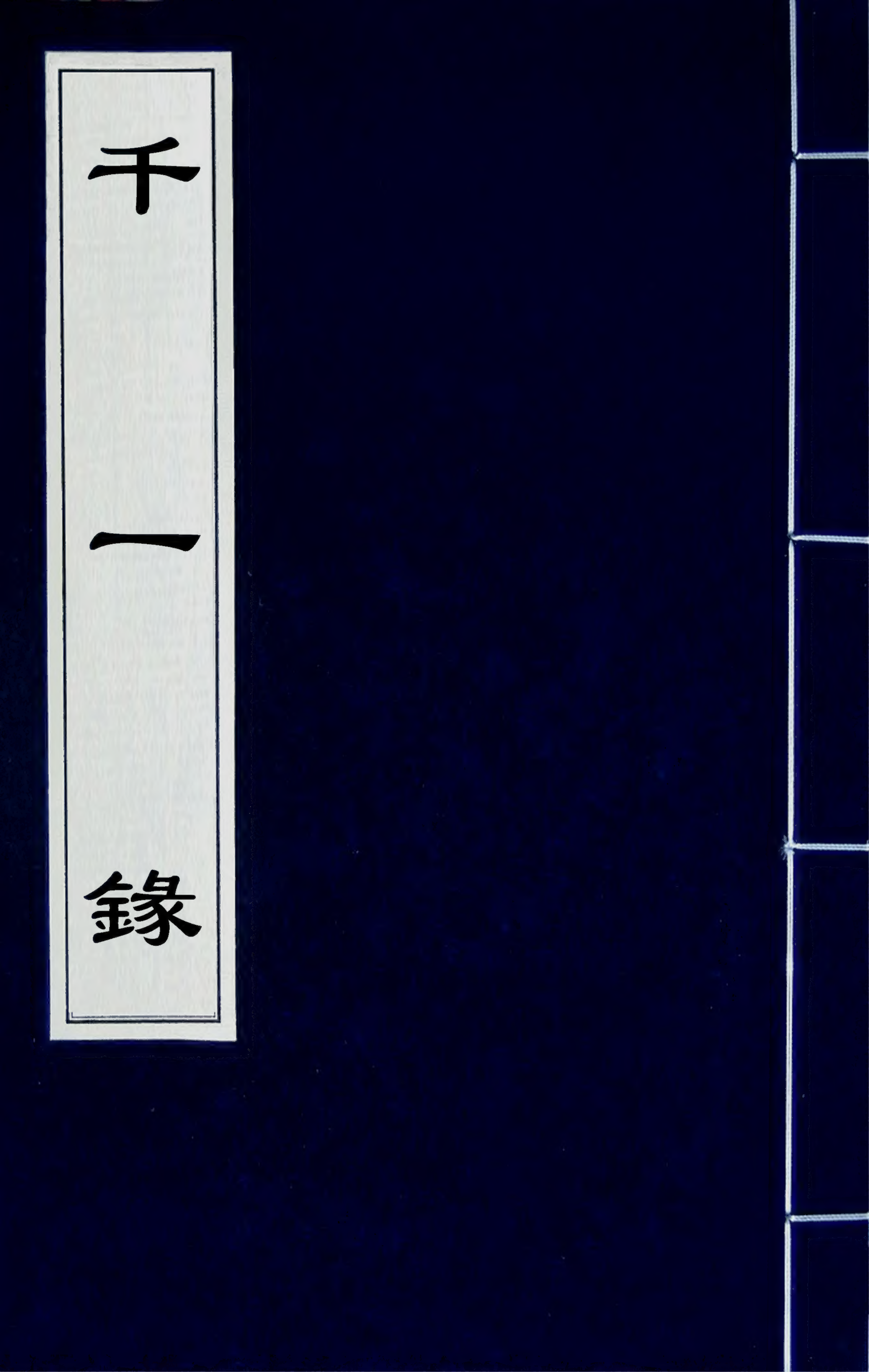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錄卷之十七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五

蘇明允衡論以人君不可無腹心之臣有其人矣而與之權輕猶無也其論善矣然宋之所以亡者乃由奸臣專制汪黃秦賈韓接踵相繼而其君不悟非不與之權乃所與者非其人也夫非其人而與之權權愈重而亡愈速此宋事也嗟乎君人者苟不能取人以身焉往而可

孔明之復漢即漢賊不兩立一言名正言順正統必

歸焉三代之有天下王畿不過千里豈以廣土衆民爲賴哉晉楚齊秦非不大於周周雖衰猶爲天下主也伯仲之間見伊呂子美知孔明矣而漢祚終難復志屈偃經綸之句猶以利鈍言未得孔明之心孔明固云鞠躬盡瘁而已而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也此其心在復漢之名義而僭竊未平則有數焉仁人者正其義不計其功其斯以爲孔明乎百世而下非朱子大書之以繼春秋之筆則魏爲帝漢爲蜀而孔明之志屈矣史之三長識爲要陳壽不足以言史也而溫公仍之無亦千慮之一歟

孔子之請討陳恒雖三子者不可而君臣之大義已伸矣孔明之出師雖未必平魏而漢賊之不兩立已明矣小國伐大國守守者宜有餘司馬仲達非庸人也魏未可滅孔明寧不知之今以出師未捷爲孔明恨王元美又謂孔明自知其身足以滅魏皆非深知孔明者孔明孟子所謂大人者乎大人者惟義所在爲其所當爲者而已是故魏之不可不討者義也魏之未可滅者勢也

或曰孔明之才懿心服之如其不死魏何以未可滅也曰國之興亾天也昔者武王之聖纘太王王季文

王之緒亦已勤矣其克獨夫盡與鷹揚之佐咸在耄期天之欲興周也若是其不易矣漢之初興猛將如雲謀臣如雨非得其時火之始然而方熾者哉使項羽能用一范增則猶未可決劉禪之庸非帝心所簡在而作之君師者也桓靈以來天之不佑漢久矣中原之士方為魏用總其為賊豪傑之嚮應未可幾也鳳雛早殞關張無命蜀之人士咸盡其用豈其有材而開誠布公遺之在野時乎聖人不能違也為孔明者獨能聲大義於天下而鞠躬盡瘁云爾

魏延之策非不善或者為孔明惜之夫孔明之不用

其策是也何也延非其人也以淮陰之才輔以張耳使趙能用一廣武君而拔幟背水之奇知其無所施柰何以小有才儌幸於不可必者哉是故魏之滅否不必逆覩而魏不可以不討也魏誠宜討而出師未捷非仁人所討矣況孔明非不能舉魏者乎若姜維者則未量彼已而徙以仇國者其與孔明不可同日語也夫孔明不可尚已竊嘗謂綱目宜書討魏而不曰伐

孔明之討魏也可則薄之不可則雜耕〻而糧從民無病焉堂堂正正師出萬全善之善者也雖鷹揚之佐

何以尚諸乃若百有餘歲而封於齊與未捷而身殲則天也聖人能順天不能違天能善始善終而已矣故伊之莘野也呂之渭濵也諸葛之隆中也蓋將終身也彼豈斬知於天下後世而不忘一試者哉而百世之下猶爲之淚滿襟耶淺之乎爲英雄矣余題五丈原云五丈原頭日月光英雄何事淚霑裳郎看二表垂千古已見三分定一匡於金陵題漢壽亭侯祠云不盡登臨意江流自古今英賢猶廟祀霸業竟銷沉社稷三分日將軍百戰心裹軀元馬革黃鳥漫哀音三詩余欲作九原生氣不欲下淚耳

李吉甫請修狄廟以愧武相余以爲此舉於武無損而李爲傾險矣鯀殛而禹興能蓋前愆者自古非無之也廟果修武氏子執役焉可也奚足以爲愧乎時謂其智吾不知之矣

商人尚質而先罰六百年未有大變夏周皆不逮焉崔寔之論政所謂以嚴致平耶蓋爲政者必振其綱紀綱紀之振必嚴肅而可非猛之謂也法行而惠可施乃所以爲寬耳今也汙吏橫而民日不堪債帥用而士始胥怨非所謂寬也弛也紀綱之不張亂之道也崔氏之論其救時之藥石乎誠能堅持律例金石

不爽貪婪必籍剽削必誅誅數人而頌聲放諸四海矣奚難哉

嘉靖中先輩余猶及事者維揚蔣公子雲山卿公言昔與何仲默景明薛君采蕙五六君遊何名位稍前諸君推之而何不自大也每一詩成衆評之曰某句字覺未妥宜易之或易至三四衆猶未慊則相為易之必慊而後已不若今之君子黨同而伐異競相標而陰相嫉也其所與尺牘草書滿幅語了而紙盡無為左空也小簡則三寸耳余嘗請觀之輒以語同輩能相效者稍稍數君焉

李空同每向人言薛君采不能詩而薛有粗豪不解李空同之句夫詩文自有定品二公何乃爾哉王敬夫詩進士山東李伯華相逢亦笑李西涯不知爾輩緣何事四海英豪本一家余喜誦之夫伯華者未爲西涯輕重哉王之論昌穀善夫似右鄭鄭詩蒼古可以爲行作者之林徐具體而微惜未見其止也王樹雖彫猶異嘉卉評者多先徐耳余謂唐開元中如崔顥李頎王昌齡者不列於大家未嘗掩其美其同時盛名今不傳者多矣此亦幸不幸耶滄海大矣惡得無遺珠也今談者稱李何徐薛薛年稍後故非七子

中耳乃越四子而稱四家可謂不能耶李名竟冠當代亦何以不解也前輩往矣欲與後生平之

裴晉公云臣若不去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其言痛於賈生之哭矣百世之下讀之猶有生氣近者許新安王山陰之去忠矣哉

蘇子卿之節也十九年歸漢而位不過典屬國李陵所以萬里詒書不願還也麟閣之圖其位落後宜耳而曰以示外夷明中國有人焉是曲解也夫不辱身於夷狄者惡能降志於權倖權倖不相憐而能居大位者古今有之乎有以也夫節高萬古而位後一時

匪獨子卿也、

京師自昔稱難治矣治之者京兆尹也漢稱趙張焉而洛陽遷孫之令不撓於貴戚蓋前代皆然而何今之不然也尹與令周知民事若以爲越俎異哉夫京師豪俠所數窶人之枉將焉愬之法司海也御史洸洸者也其所委者往往與吏爲而不以賄成則以手上下耳秉政者不能改弦無以爲治若秦越視之則焉用彼

康樂詩每言高尚而中懷躁競其不免宜哉人藏其心毋徒聽其言也有汙而語潔者有苛而語惠者有

競而語澹者

陸文如海潘文如江知言哉余於歐文忠蘇長公亦云歐如陸蘇如潘也以水喻文得文心矣

古樂府頌洛陽令之賢曰臨部居職不敢行恩撫民以恩職也奚爲其不敢也夫發政施仁宣德意而布之非以爲恩也乃恩之行行於豪右與左右耳此輩蒙恩而民之枉者始多矣作者其善頌哉

王戎父沒辭百萬賻以此顯名而晚節有好貨之譏乃至靳一李責單衣何先後之戾也孟子所謂好名而見色於簞食豆羹者耶清談者鮮實晉所以不競

也
桓玄善言名理與殷荆州攻難不擬夫善言理者乃
大作賊耶可以徵清談之非實矣君子者乎匪與論
篤哉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夫文不欲淺淺
則易盡文不貴深深則易蕪淨而不淺深而不蕪古
之作者其司馬氏以前乎
王丞相作女伎蔡司徒謨不說而去謝太傅朞功之
慘不廢絲竹王右軍詒書規之叔世非無正論也風
習之靡秉鈞者惡得不任其責晉之不競豈盡由胡

耶

山巨源言孫吳於晉武之世時天下甫平耳始然之勢也乃以爲不可怠戰其後冦盜蟻合郡國無備不能制服皆如其言夫山公之論於今爲要晉去州兵今未去也而與無同乃不若其去也去猶無害

鄭靈公名夷字子蠻孔門弟子名字牛者二人古之樸也乃爾今也務華其名而穢其行又好襲往哲之字會晤相呼頗如載鬼異哉唐人鬼簿之誚乃不在文字間矣

今天下遊士近於戰國之季矣在位者務矜夸而鮮

篤行謂一切浮辭可以簧鼓斯世其交也大率類率之於公仲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苟失其意則且正言之矣士大夫不能潔己自樹而借譽於人人亦孰能信之故溝澮之盈涸君子所耻也

世之聚徒而談挾策而遊者孟子所謂妾婦哉成午之謂申不害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一有兩韓一有兩趙已則利矣寧憚傾覆人之邦家耶且其曰以之者詎爲有道耶乃逢迎押闔以得之云爾非妾婦何哉髡徒者曰僧贊僧佛法興蓋遊士

之術也豈其歸空而忽念也

近年科場之議紛然苟有如李文饒者宜不樂應舉矣夫世德象賢盛世事也苟其賢也用之宜亟何必進士議者以爲資格限人使豪傑不能自奮信矣雖然世重進士科久矣進士非無賢不肖也使賢者陟不肖者黜則天下不憂不治如其不爾雖復鄉舉里選亦何補哉

世傳紫姑僊降乩爲對語頗奇識之一星在新月之前如弓放彈片雪落層冰之上似玉雕花鳥攢花發似兎毫筆點朱砂皂角子垂如鴈羽刀生鐵綉七里

山塘行至半塘三里半九溪鑾洞經過中洞五溪中乩仙不言禍福間有言者余少時仲兄與汪太守伊偶問之各與以詩後俱驗而與余詩中有勤讀論語之句余鄉會中式論語題乃宿構者也不知主司臨時揭書出題而十餘年前何以豫定又何以知余之偶構此篇耶語云思慮未起鬼神不知此豈思慮所及耶亦異矣士知有定分庶有恒心哉

孟子言王道之易當時迂之夫孟子非苟言之也其時然也饑者之食渴者之飲有不得其心者乎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奚為而不運諸

堂也何以徵之吾見今之長民者苟有一善言焉朝堂上而夕郊外民欣欣相告矣而况於善政乎一下車而四境具瞻一出令而千里是則德之流行不疾而速信哉言也然則一邑之命在一令一郡之命在一守欲天下之治平非責之良守令奚由哉或曰守令要矣非不知也如人難知何曰不然也夫人信難知知之信不易此自古所病也不曰爾所知乎不曰人焉廋乎今夫秉政者之居是邦也皆有守與令焉此其賢與否非所謂爾所知而人焉廋者哉國人曰賢寧不知也或蔽焉國人曰橫寧不知也或此焉鮮

亦徒知其終事我與否而已上之有國下之有民惡暇知之夫於其鄉既不暇知之矣又惡能為天下擇耶其亦以為秦越人之肥瘠而已矣如是而曰人不易知天下不易治宜哉孟氏之言迂也

韓退之去李杜未遠也其詩不傳者已多矣故云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然則斗酒百篇語不驚人不休亦何為耶薛考功五十後不作詩有以也

阮嗣宗佯狂於魏晉之間乎其他猶可也毋死而留客圍棋決賭不為止哭鄰女而盡哀此何為者也何曾非其人不足以正其罪耳

阮嗣宗喪母裴令弔之客哭主人不哭時乃以爲各得其中甚矣情之易恣而坊之易壞也莊子之書蓋有死而不哭者多寓言耳而以爲眞而慕之是癡者之夢鹿也

王丞相與祖士少約夜語至曉忘疲王右軍云恐汲世不復見如此人然竟作賊清談之鮮實乃爾莊生以堯跖無是非宜其流至是耶

劉眞長擅名江表而殷揚州論之曰標同伐異俠之大者此足以究清談者之槩矣

王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

不至於此所謂其言也善者耶奈何悠悠者且欲復

爲爾

許玄度君親之難簡文不答正合爾爾詰之乃非過

也劉註何不解其意孔子云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愍度立無義以救饑寧負如來講義積年遂無悟者

江東浮慕之士那不爲傖道人所笑耶脫値上根何

從得食

孫興公匪徒行穢也王藍田并鄙其文豈非以人廢

哉何物眞豬故乃惡語

顯處視月廣而難周牖中窺日簡而易覈學不貴博

而貴精此喻頗切

江右以玄雅標尚至孫殷穿牛夬馬擲塵忘食乃壽露色相故知矯情沾譽也

許玄度與王苟子論理王屈許復執王理王復屈夫理無兩是安得先後俱屈清談士不謂利口哉又支許共談支通一義許送一難四坐嗟詠而不辯理源所歸夫不辯其理者非理之談也何以談爲故知亚始之音政足傾覆邦國耳

唐雍州録事叅軍方厚以數諫招討使死妻程氏堂巾布銀臺門陳寃招討使誅程氏封武昌縣君夫國

君殺諫臣者亡況人臣乎招討使之横唐不可以爲
國矣然婦能訴而法能行則政刑猶不失也今之以
政办者草菅其民能叩閽者鮮矣卽有叩者其能自
鮮矣卽其冤大白猶持冠履其能行法者鮮矣如其
明照覆盆必也法行自貴萬曆初年　主上方攬乾
綱逮治守令一二人于時司牧凜凜庶幾循良風焉
唐子短陳子於齊而陳子因以重於薛陳子思之曰
吾之見重唐子之力也世固有毀之而反利之者也
余登第而病羸逢分宜之怒使爲東平以爲羸必不
勝也及余服政而體日以充耄而弗衰則東平爲良

累余終身食分宜之德焉
徐陵好語怪賓客往往杜撰以欺之齊諧之志大率
類是耳今之好言長生者多爲術士所欺而搢紳之
徒乃亦有假此以干執政者余昔過南贑某子爲大
𡬶自言於武當山遇異人亹亹指授居之不疑余心
知其無奇也無何而聞其召恭以其術售矣無何而
卒於官年僅艾耳夫躁進者之求售也何所不有哉
談理學則以性命售而孔孟之書滿耳矣談文章則
以詞賦售而周漢之書盈紙矣是以無稽之言勿聽
過情之譽君子恥之

龍門子言秦人申生者之險也始而餓於燕甝屢塵矣或憐而薦之驟至要津卒乃噬其薦之者不遺力焉余幼而讀之曰龍門子其寓言歟世惡有斯人歟壯而遊四方則數見其人焉乃知龍門子非漫言之也雖然勢衰而跡利盡而絕丁謂呂惠卿之流自昔志之乃余見之晚也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赦者小人之幸也然經有眚災肆赦之文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夫罪疑惟輕宥過無大辟之三宥之三刑也者君子之所致慎而求其出者也故赦者所以輔法也先王所不廢也郁離

子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其不可赦者也悪逆殺傷之類也一代之私禁其可赦者也茶鹽錢幣之類也斯其論平矣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斯道也帝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有制焉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人以下皆衣其夫其制也如是神農之所爲親耕與織者也其後宜王不籍

千畝虢公諫曰何以求福用民公父文伯見母之績而懼其母懼亡夫民事豈非王者所重哉而諸子因遂以爲神農與民竝耕而食而許行者遂爲其言以亂滕之政夫竝耕之說不俟智者知其不可然當時亦有惑而從之棄其學而學焉者由人心不正厭中庸之道而悅奇詭之談是以一夫横議而其言盈天下也孟氏所以不得不辯也噫爲政者如欲天下治必也正人心始矣

杜子祭房相國文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昔一貴一賤一死一

生人情固然哉又何可責之薄俗也
李獻吉聞有不解事輒曰是六代以還書耶蓋不之
讀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余謂不然夫李何為詩
不法初盛唐乎唐詩固取材於六代梁陳固與唐近
耳唐之於梁陳猶明之於宋元也宋元事今不得用
則梁陳事何得入唐人詩中耶杜集中當代事與方
言皆可入何損其工耶夫文猶日月也日月終古常
新以今日非昨日耳豈得僅僅寫葫蘆甘殘唾耶善
將者驅烏合市人可背水陣何必如廉頗思用趙人
也此論出斐然者必愕不然異時當有以為然者

晉之東何時也而士大夫相飾供饌以侈設爲尚此寧有主憂臣辱之氣者耶然猶以羊固之豐腆不及羊曼之眞率其斯以不亡也夫

里中王氏女鄭氏議婚謝弗許矣王氏之友有馬不可馭人近之輒踶且嚙鄭氏子尚少偶過不知而戲之馬相得甚馴王氏屢試而異之語媒氏傳意納其聘後夫婦反目女自縊死女之父毆婿死父問抵償凡殺三人傾兩家乃馬之爲孽也人曰王氏之擇婿不取之人而取之馬由傳奇誤之不可謂智矣

戴聖以明經稱大儒而行治多不法乃其子賓客遂

爲盜此賓客非平時講禮者乎莊周云儒以詩禮發冢非虛詆也今之建旛號召者則以醫門多疾爲解苟能以十目所視者内省之乃可以爲師矣

萬曆乙未邑某氏女與僧私通僧頗挾妖術教女齋誦詛其父母曰吾佛也暫降凡間期且至當升天無溷我村民皆侗者也信之一日令積柴將自化乃又曰吾期尚未滿須淨待之乃指一小樓曰此可居獨處其上月餘不知所之村民相率望樓而拜議以爲菴而奉焉頃之其隣人之隔縣偶逢女僧則蓄髮爲夫婦矣事聞於官擒治如法夫此僧癡黠半者也使

其去稍遠女不妄窺戶則愚民以爲佛矣自昔黠者寧惟一僧乎

歐陽公族譜公既精密不苟又氏無他族然議者謂詢以下五世幾三百年琮以下八世乃百四十五年不亦疎乎信疑之間君子是以慎之也

皇甫氏聞署匠人魘鎮有解之法亦所宜知雖未必驗使此輩有所憚也余自下所買宅售者煩急時春動矣既交業飛蟻大出余令稍易其椽題之蛀甚者梁上有一針線焉數十年如新令燬之自是遂無蟻人咸異之不測其由也

東坡詩玉局他年第幾人又乘興眞爲玉局遊後卒於玉局觀古來語讖信有之矣

鄭康成戒子書云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知鄭君非樂道者也有道者豈以高爲讓亦寧知其爲高可謂失言矣王述不虛讓非獨坦之不如也賢於玄矣

萬曆壬辰邑中某進士授推官請教於先輩先輩曾爲縣者也語之曰司理與令名爲相臨其人爲臺省等耳令經刻薦將及召者稱之老先生勿忽也余聞而大駭夫令與臺省各有其職府與縣各有其分安

可以異日之臺省而豫柔今日之體統哉紀綱凌替殆非長治之象也在上位苟正已率屬足爲吏民師表彼令而賢者也有不心服乎蓋有其人矣

薛文清公不見王振其強矯哉其不死於市與獄以義安命可以風百世矣或疑之者知京堂之擢由於振去之宜不終日何以不知避也夫有道者殆自有見正色立朝以挽頹風公之志歟

以方言爲文移謬矣乃以爲章奏謬甚矣其大謬者故相不名而曰分宜江陵此宜於　上前稱乎以爲文不知其俚也以爲雅不知其悖也又有甚悖者攻

許若訟刁誣無賴詐詈醜語市儈羞稱主上數傳容留中乃益無所忌何以示四方且播諸四夷矣

張忠定公爲崇陽令見買菜者咎之以其不自種而食也夫三代以後民固有無立錐之地者農工相易王政所不禁何可責其不自種耶當時必有以也記者失其眞耳徃聞蕪湖令於道中遇雨有民持屐而跣者令問之此屐誰爲之耶曰婦也令曰屐婦所爲足母所生汝愛其屐而不愛其足是重婦而輕母也笞之夫令有志於教化者然小民爲屐亦不易矣必以屐行泥潦中乃爲孝耶笞雖輕刑可妄施乎刑不

中何以言教也

裴晉公臨終以所賜玉帶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真可謂不惑矣百世之下未聞有繼其風者也其還帶之操蓋始終不渝哉

宋祭酒訥病革不肯還家及家而氣絶雖非貪位其亦固矣以是爲盡瘁是婦寺之忠也若曰其時然則君子所以與時宜之者必有道矣

匡衡說詩解人頤人有喜甚而頤解者宋盛度樊紀登第其父皆以此卒然則非佳語也皇甫氏以名其

所著殆未攷歟　近詩中用解頤字多誤

老佛二氏聖之偏者歟偏則害道聖王所屏也其徒黠僧妄道士不獨誣民以惑世益誣二氏者也逢衣之徒談玄談空志不存焉豈惟畔儒乃二氏之罪人也

元季賄賂公行臺憲官皆諧價而得至數千緡漢靈賣官崔烈以負時名減價是以速亡近日士人猶能矜飾名節稍畏清議猶足維持國運山谷扶節之叟所爲冀免於旦夕也

三代殷多賢君益六七作故六百未有大亂夏周弗

如也使紂不永年微箕之徒輔武庚而幹其蠱周豈有富天下之志哉孟子固云歷年之多少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劉康公之論叔孫子家慮其登年而曰蚤世猶可然則一治一亂殆有宰之者矣孟氏之好辯所以立命而成能者也惡得已也

石鼓文於詩體則雅也升菴謂不當言文特改爲石鼓詩誤矣詩固文之一體也子以四教文傳學於文彼皆廢詩耶陸機文賦劉[illegible]勰文心未嘗不論詩也

琴操箕子操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奈宗廟何奈社稷何此誠箕子之言也文王操鳳凰來翔以會昌

瞻天案圖啟將亡是以鳳至自瑞而服事之志不純矣文之至德其然耶故知諸子之僞撰以私心窺聖人也毋氏聖善我無令人詩之可以怨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韓退之得文王之志矣

西王母之吟謠僞託何疑也其嫻雅不異中土何以千載絕響耶

僚友中談文先輩以爲戒蓋慮有不能者則愧能者則忌也余則恥之僉憲川中有憲副某公者頗能詩僚友中無和者某公者以爲無人一日與憲長談誦其得意之句憲長樸厚者也而某公者自喜不已余

時在坐某公者若無見也余默焉無何某公者以進表入京有問者曰在川中方僉憲曾有唱和乎某公者始知予亦嗜詩而憾余之默也又愧其若無見而易自矜也及當要路遂相擠焉余因嘆世道之難談與不談之間安所處而可乎然余所恥者恥於未定而求非獨在川中默也而某公者自生疑耳

賈生之痛哭或尤之以爲浚恒之凶也其非然哉三王之禮樂於是乎興絶焉可勿悲乎尼父轍環列國嘗喟然而嘆道之興廢曰命也何爲其自天也

談堪輿者謂長陵如萬馬自天而下爲眞龍穴然此

地實十郎故址也賈氏一時簪纓未能如金張七葉何至今乃稱億萬年福地乎　帝運之隆範圍天地山川之效靈殆非堪輿家所與知也

杜子美之殁旅殯岳陽四十餘年乃克襄事於首陽元微之之誌詳矣李太白卒於當塗以集託邑令族叔陽冰陽冰之序明矣而稗家之說乃云皆以溺死夫自汨羅以來固無傷於二公何好事者之喜誣也二公生同聲而沒亦同毀豈相嫉者流言而志奇者不察耶余同年尤僉憲烈甫人當官清苦不諧於俗一日閱報病故余大惜之踰歲問其鄉人乃無恙也

同時刻報乃爾況傳聞無稽者乎

元時綱常盡壞僧人有妻曰梵嫂曰房老今俗未盡華僧道有妻者多矣還俗有律無以法守爲念者

唐明皇聞空中神語未必假神以欺天下葢奸黠道士有術以欺之而不悟耳猶漢武之若聞嵩呼也若宋眞宗之天書則自欺欺人無可解矣

初更鷄啼曰荒鷄然亦多有之耳未必荒年也祖生中夜起舞非更初也元保保知時事將亂聞鷄而感葢祖生之慨也是時元運可知知不必鷄耳

黄山谷云人胸中久不用古文澆灌則塵俗生其間

信然然胸中正而眸子瞭然雖在顛沛安得塵俗宣尼臨沒手不釋卷此陋儒妄談耳

程史云歐陽公知貢舉士子有疑堯舜爲一人者余意此必東坡伴虜使仲堯舜脚事而訛傳耳應舉士子當不至不學若是也近日鑽競風靡輙閙中頗有曳白者則不知堯舜[illegible]爲二人者容有之矣

蘇長公云吾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奈何有洛蜀黨耶雖其徒從遊者之過然喜同惡異克伐不行殆爲難耳原氏之子猶未渾化故不知其仁士志於學固當從難處克也

文潞公八十入朝其對神宗言攝生之道信名言也所云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正當時藥石惜說而不繹耳

杜南曹小司寇蓋員外郎爲尚書侍郎之貳得稱小耳今郎署云分司亦其義也

丈八溝云潤八尺深一丈何以放船疑誤解

偶覽鈐山堂集關中王學士維禎序王是時爲檢討耳序能引弘治諸君子安安退讓之節雖分宜不足語此然陽是之及江陵秉政壽其父者乃云過於文王而以蒼蒼擬之矣士風之愈變可慨也王嘗於分

宜生誦余次瓊杯等一二詩意以相引而益以見嫉蓋不知分宜亦不知余當時宴上分宜有作示進士主考茶陵張公謂進士能詩者皆和吾韻送嚴公余謹遵焉張公自 廷試時拂衣不合疾日甚未逆也而分宜檢和者獨不得余詩故益怒耳後八年王於留都語余云 分宜詩平淡嚴居七年所養遂矣使不于世蕃不逢 上眷以大宗伯覬登非名卿哉人固有死而不亡生不如死者因憶吾鄉汪太宰鋐當官可紀才器過人及登八座諂附永嘉容悅競進遂喪平生爲士林所鄙鄉人以爲涴焉褚淵扇障其面孰

不爲羞之況子姪乎嗟乎是可爲百世鑒也
古之當大事而不動心者惟其見之明也明而能定
何動之有史稱房謀杜斷此未察之論耳蓋房不自
是資杜之斷杜不自用贊房之謀所謂同聲相應者
也若曰一謀一斷若此目之魚豈其情哉孟子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至明養氣至健明則
誠矣誠則明矣一也非二也
余在東平吏目王[illegible]者年八十矣而頗修謹能據鞍
也兵憲某公者行[illegible]謂余曰州吏目能捕賊乎對曰
州未用之捕賊也曰然則何用對曰州劇盜幸就擒

餘頗出境吏目雖龍鍾能不爲民賊耳兵憲殊不懌未有以罪之時冬深矣將入　覲余考之日本自廪生能愼幕職間年雖邁行已無愆若過大察乞休益仰慨時盛美太守鈞州高公捷謂余曰州考自古道意良善矣然部可過乎對曰雖知不可亦無尤焉頗明公加之意耳及過堂堂上云吏目衰甚矣太守對任淺無過遂留從余還任逾月乃請致仕余率僚屬吏民帳送郊外贈詩爲别是舉有三善焉銓部不遺小官也太守成人之美也吏目以禮不欺也咸可紀者也吏目吳橋人爲言余族兄侍御伯時嘗爲其邑

令淸白無倫至今稱之云

楊用修好爲李杜優劣然非篤論朝辭白帝彩雲間與朝發白帝暮江陵豈可相提而論絕句太白擅場此作又集中最工者若負薪最能二行自是樂府紀事所用意乃在屈原宅昭君村足資博聞耳太白昭君詠昨日漢宮人今朝胡地妾若以子美詠懷古跡之作較之奚啻倍蓰哉要之二家各負絕技未易評也近日于鱗選唐詩序論尤憒憒

萬曆庚子旌德張尹　江西人有惠政時當入覲朝迫矣署邑推官意不合以賦未完止之令日賦非

二三日可徵也失期則大察當黜黜可也行吳民聞令且去相率輸納一二日課遂最推官大懿余聞之喜而紀之民之憔悴也而有斯令也俗之澆漓也而有斯民也可以並覘覽傳矣今非由甲科而清譽出其儕上故僚寀多嫉之吾郡莊二守　閩人亦鄉舉士也廉而正民戴之余爲著鉛語者也竟爲僚屬陵侮致事去夫資格限人當事者宜任其責儒夫自立豈可以一時壓䘚易平生志操哉

杜八哀詩敘事覺稍煩以爲可以表裏雅頌訓辭也杜自有自風雅來而媲美建安者

譚苑載李華論文確矣韓退之云孟氏醇乎醇死而不得其傳即所謂六經之遺也以退之遠不及余不敢知今之君子易其言也　近有言考工記之文退之應閣筆者余謂退之不欲襲古自成家耳使如楊王之擬論語當能也何至閣筆

夾谷之會孔子請具左右司馬藉不能加也楚之會秦秦狼也楚若用屈平能量彼已則必不行寧懷之辱

李空同才名高世矣其唱振古之作未有先之者也而文人之習好人宗已不欲人宗已則其蔽也何大

復不然也有黃叔度之風焉于時學士尚之而廿地不能寡尤矣若謂其去取昌穀之文有快心罰嫉害康德涵而優人至以中山狼爲刺則必不至是也夫一時齊名者大復耳徐昌彤而未止康未如其精專其集未足以壓之且皆同聲者而何至是哉薛君采祖彙之評未爲定論空同謂薛不能則欺其門人耳馬伯循鄭繼之黃才伯非認書者或所聞誤而遽信之則亦以所不好而辟故也

牡丹濃艷矣而易殘芍藥花稍亞而以藥名名見於經焉可尚也世爭賞牡丹耳而輕芍藥過矣芍枝性

熱多食之致疾中原人旅寓尤所忌圓眼味稍淡而益人可多食者世皆珍荔枝而何至奴圓眼舛矣此二者植之細者也而古昔至今論未足爲定何以別天下士乎

自北地言宋無詩今始操筆者以宋爲諱矣而未能辯其爲唐爲宋也余頗厭之試舉宋詩佳者示之曰此當代名卿之作觀古何如皆以爲不減唐音遠過宋調也余笑曰此宋詩也耶以相試耳自是不敢言宋無詩[illegible]學詩者斷自開元以上毋使格下此確論也大曆以下非所取法而未可遽詆爲無也今後生

豈惟無宋且謂退之於詩本無解處矣不知山谷失言也試捲石鼎聯句令高談者覓數十韻較之當孰工耳

曹操之於莽卓其罪同科者也其未即篡者蜀吳猶鼎立天下英雄猶有人焉故徐徐也羽翼成矣漢安得不魏乎操固所能料也若曰取天下於群雄其才智則優於二賊耳夫才智奚足論也

秦并天下置鄣郡江南諸縣屬焉未詳治所漢改郡為丹陽後治宛陵秣陵建鄴其地皆大郡發脉大郡祗山海經固江南鎮山也金陵志未考耳吾郡志宜

詳之

古之良史善善長矣而弗遺過惡也猶病其膠實焉今之訣墓者架空而無稽諛善者鬼責而不畏何以言文哉與其史也寧野

三代之王饗國長久而易以亂惟商六百年未有大變由賢聖之君六七作也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明其時諸侯不朝非商有矣蓋若周之叔季徒寄空名也 國家監於往古綱紀不紊近者凶豎爲孽監司大吏猶稍持之民猶冀有恃又冀渙汗之弗返而 上心猶果仁愛我也奈何久處積薪

而燎之火乎當事者有其心耶則察吏為要

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是以纖惡必除也小人以小惡為無傷故至於惡極罪大而不可解此非不矜之過歟而猶謂不掩瑜不拘小節一言而察士行者其在斯乎　子夏大小德之論即孔子所謂所因所損益者耳非謂細行可不必矜也　鄉舉里選古之制也行之不善者乃以長競然討吏者胡不察諸其鄉耶士修於家猶恐其壞於庭以聖人不逆不億必先覺也今也黨人有煩言而薦章無疵議則亦曰是不拘拘於小廉曲謹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云耳究

之大受者無稽而大官冒矣乃所謂小知者非小也以大倫爲小節有之矣故鄉舉里選之制不易行而其意固可存也

昔於南冷蔣公所見何薛諸公手簡片紙寥行言簡意盡前輩風度可想此正嘉間事也隆萬間尺牘漸煩乃至以活套話相爲誣謾而所欲言者則別啟副之殊爲可厭頃覧研北雜志所載正如今時乃知洪永再闢乾坤之功德也

蜀之山不可以車木牛流馬以代車而節人力非不恃人而自行也後人竭心力爲之愚矣墨子之飛鳶

謬說也因風而飛不可以遠

千一録卷之十八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六

陳思不擬十九首而近十九首其時近其才近也士衡諸子擬十九首而遠十九首其時遠其才遠也于鱗刻畫十九首而曰後十九首謏元美者云三百篇十九首後一人則近日夸浮習也而陳思有傖父之誚矣

詞人不慮言之無當而惟務句之工乃曰詩不關理余殊不然之言詩者必本之風雅乃爲至三百篇豈

有無理者耶　孟浩然不遇愛才之主世恒惜之余殊惜其言之無當也未嘗上書而歸咎於主洩恒之函其當之矣　山林寂寞之語與宫闕靡麗之情恐不相入即誦他作亦未必遇太白清平調之辭所擊節者耳

李北海求識面子美非不愛才不知詩者也崔顥之不遇其所贊不能無尤焉去之千載斐然之士不以咎崔而以尤李何其果於不自反而過於望人也

杜子美讀書難字過蘇子不檢册子用事多誤二子雖以真懶致然考說文檢書詞自兒子輩事老人心

方安得從用於此政當撮其大旨耳余坐此二失聊以自解

范蠡之存越而報吳讎矣乃責其不能圖於未敗夫句踐固不可與同歡樂者會稽未棲其能用蠡乎何其無稽而責之也功成而身去超矣乃責其以貨自見夫范子非貨殖者哉其積與散等之浮雲矣柰何以良賈視之也余謂范子策士之雄非膺揚之佐可無深求矣

鄭康成王輔嗣皆嘗爲祟姧事者其以欺徐氏者哉道者天下之達道也人不得而加損焉小生輕肆譏

許信有之矣焉能爲有焉能爲亾二君有知豈至爲之作惡也末俗紛紛之談喜凌前薪偶窺一班洗索罔忌志齊諧者聊資撫掌耳然談者非盡有所特見也彼特以炫異欺世要其中或亦不能不自歉也病而見責於鬼其歉心使然耶則宜有之矣

萬曆己丑壬辰會試錄言近日緇內典談性命者之誣謬殊痛切矣秉筆者俱登政府者也而未見有正人心闢道距邪之舉何也蓋有三蔽焉世方膠漆勢利之交交苟合矣道不必相謀一也其徒寔繁或援或引雖距之懼不能勝且有患焉二也人工於爲身

謂孟氏所云溺於事情而於身無與惡用於祀人之憂爲三也此三者蔽錮於中雖率獸食人莫之恤矣孟氏則誠好辯哉

楊用修以議禮謫戍滇中不能多蓄書借閱過目自難復檢冊鉛所錄多誤須後人爲正之耳無庸以爲疵也乃其於詩則喜右李而抑杜論理學未得朱子之意輕肆譏駁則其蔽耳朱集儒之成杜集詩之成論定久矣卽百用修不能易也

赤壁賦讀之有凌雲御風之想千古妙辭吾不敢謂非賦也若以其體非楚非漢則九歌兩都亦復何所

本耶張融云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吾深有味乎其言

客有言記之體主於事不兼議論余曰不然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其言可述則記之其事可紀則記之左傳記事之書其辭命議論何可遺也若因一事有所辯難則曰論有所發揮則曰說此其體也昌黎畫記本王會圖無用記言體之一也非必以此爲彀率也使韓集中記十數篇篇篇如畫記讀者且厭之矣謂記體乎

王勃滕閣之文賓王武氏之檄雄映千古何病於俳

俳非古也作者左右宜之時而出之非不可也登山者東西蹊徑皆陜其巔苟力不足中道而廢則無所與於大觀耳

律之禁掠賣也豈不宜哉饑歲人相食有能買一人者活一人矣不可以爲掠也關津之吏伺索之無足怪巳有司者又從而執之曰律之所禁也是惡知律意杜哀王孫云但道困苦乞爲奴乞也而又罪之野之殍益矣有能如郴州之政官有以贖之善夫不能則亦任其自生而無遏其死也

唐肅之不亾幸哉其刑賞紊矣雎陽之忠烈陷𧶠者

賀蘭也而偃然高位未聞論及之者南將軍之矢猶志浮屠否耶房太尉之謫賀蘭又有力焉途並中拾遺憸人哉祿山之逆猶有刃之者南八不能㓕賀蘭更可追恨余嘗有一絕紀之

廬江太守周景數舉孝廉宴贈過厚潁川韓演惟臨辭一與相見而已今之君子鮮不為周矣而為韓者何寥寥也夫能不見所奚乃可舉者矣如叔向韓演則兩得之者也世必以為薄夫不狥俗者難哉

今之君子不作大言而勇於犯天下之不韙使其說行則禍天下何其不仁使其說不行則為天下哂何

異不智

儒者言廣大高明精微三者二氏無讓獨中庸爲德惟儒者能之耳是何言之易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惟中庸不可能也故廣大而非中庸則爲無當高明而非中庸則爲過高精微而非中庸則爲匿無天下未有不中庸而能不畔於道者也

吾邑張承務擴者善方脉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脉氣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已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余

疑之忠宣知期在半年不思首丘而汲汲求至京師亦何所為耶忠宣殆不然哉此必張氏之子欲誇其奇中而志之者據所聞而不察耳

周舟句容令永樂初以薦擢大理卿稱其職于時
上心求治汲汲至德感神理宜然也傳言石之爰立由恭默思道天啓其衷無足怪者　上夢金水河大舟載小舟次曰吏部以天下郡縣守令姓名進句容令周舟符夢云

秦檜曾孫秦鉅蘄州通判舉家同李誠之死節異哉檜有此孫也未可以蓋其愆也

江陵力氏之婦鬻兒以薦其夫何其愚也士大夫又恐籓鼓之乎

歐陽公文宗也而於梅聖俞之詩自以爲不能望其服善如此今未及藩籬者握管即妄輕宋人無有歐梅矣至其自相推譽文秦漢詩蘇李或云數千載一人或謂有文字以來未有誇誕若此曾不足當二公一哂也

放翁跋蘭亭帖云或者推求點畫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內史不可爾余爲之喟然以其言可以論文也

王孝珩畜一犬每射令其取箭余在廣中令家僮習射犬能取箭衛濟川養六鶴檢書使啣取之今卜者能使烏啣字鳥獸皆有良知不爲異也　傳言烏人家往往畜之

李令伯陳情表似淡泊名位者及爲漢中太守乃懷怨不得內轉賜餞東堂非不重也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鄙哉詠乎黜免宜矣乃知聽言觀行聖人慎之有以也哉

張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而人謂草聖崔任當時乃謂草賢耳一時評品偶爾不足爲定論哉

胡卿鍾繇書師劉君嗣胡體肥鍾體瘦各有其美金谿謂此善評者也書固於美不期於肥瘦文亦然文期於美無常體也近日莊子史記成爲爛語矣

郝陵川論書云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可以論文

賈堅善射以不中爲奇范蔚宗聽音得弦外之意充此以致其道則進於技矣古人之於詩一唱三嘆以有遺音者也若一覽而盡何以與

張南本謂同能不如獨勝藝士枝心固不足論然本畫水去而畫火賢於逢蒙矣

孫知微投閣不見張乖崖乖崖非不可見者及其從馬知節遊白衣金帶徒以畫易之耳士固有好詭而不能充其操者哉故曰有詭行者必有詭心人焉廋矣

張率為賦頌虞訥見而詆之更為詩示訥託名沈約訥便句句嗟稱人情輕所見重所聞久矣子雲之解嘲亦多事歟悠悠者其言焉足為有無

肅宗謂竇憲愛班固而忽崔駰為葉公之好龍夫崔非可忽班未必非龍之其所愛憎而僻人之恒敝也

今之君子高下在手雌黃其口乃曰百年之後譏從

辯之韓子所以嘆鬼責也

曹孟德多智者歟求殤女與幼子合葬旣乖禮則亦何益於死者惡得爲智久矣夫操之行詐也

幽閑鼓吹載杜黃裳爲相李師古不敢攻節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累月竟不敢送夫人出從婢二人靑衣襤褸其淸介若此而史謂其不拘小節頗通饋遺一人而是非相反何以爲實錄哉近日文士以愛憎毁譽則益甚矣

杜子美每朋友至引見妻子夫問知人客姓驥子宜爾妻見何禮耶晝引老妻乘小艇或偶值客豈日客

至每見必傳者過也韋侍御令其妻逆夜飛蟬以助粧餙有之矣時人遂布此語耳

索勳乇田樓蘭河波冐堤列陳鼓譟大戰三日水乃廻減此異域傳聞之過禆校誇張之辭禹抑洪水未之聞也錢王以萬弩射潮亦偶然事英雄欺人耳潮自朝夕往來廻環孰推行是者王闞渡錢江板舫斫水罵伍子胥得濟夫罵而濟者與禱而免者皆適然者也然闞則妄矣其濟幸哉

習鑿齒與桓溫書時謂俊邁夫以罷郡歸咎無歡情其所養可知已苟以才氣自許豈忘繫一郡乎其文

若豪是堂堂者也其外盛者其中必不足冲焉而虚者德充之符也

何曾彫人也其謂沉嗣宗可誅則正無七賢則無三窟無三窟則無五胡雖然何阮則薰蕕者也

阮嗣宗豎子之嘆蓋謂操懿輩也其辭隱其志深矣途窮之慟其麥秀之悲乎陶元亮之詠荊軻微而顯矣故知高賢之意不在酒也逃於酒也

漢靈之無道也裸遊館何異桀紂哉竹林劉阮之風蓋啓之矣晉之士而賢也則何必痛心於靈也

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有黒

相現非也謂大地山河之影是也魚鱉生水中其影
安得入月
今制吏部循資格以進退庶官都察院以名次奏差
巡按御史議者以為吏部雖主進退之權而考察有
司賢否以報吏部寔在巡按掌院者苟能慎選御史
惟其人不惟其次則有司賢否不至失實治人者得
人則治可坐致也其論非不善然無論御史即掌院
者必得其人否乎御史之差歲易者也按次已久未
易變也巡撫則數十年可以不易非按名次者也何
所憚而不能審擇之耶何以用甫久任而竟不能久

耶然則天下之不治乃未有圖治者耳
韓少司空信山在庠序時日者余生謂曰公大運至巳當至亞卿即避位迺善後果符驗余鄉少司馬潘公少時日者推算登第遷轉歲月無不中但云壽六十五後多十年蓋厚德所積也
巡按御史行部得以訪察挐問大者摧豪彊小者懲奸猾如天之有雷霆非不宜也顧御史所委者往往以市中小猾窶人塞責甚乃有買訪誣害無可訴辯者故明詔禁御史訪察御史不訪察而郡縣不能振法紀弱之肉彊之食惟豪猾者得志耳有治人無治

法斯言不易哉
正五九俗以爲惡月釋氏以爲長月官司以爲斷月
舉世忌之未有知其由者也近日亦有不惑其說者
往往陞遷余自初任東平以來每履任未嘗擇月第
檢曆用吉日耳時則必以黎明廣東以九月二十五
至同僚固請十月初吉余弗聽曾約一道詣督府議
戎事余午刻登舟矣而使來請先發乃子刻後始蕆
程進僅不誤期余心訝之試閱曆盎破日也夫兵貴
神速若拘忌遲留則賊遁矣故曰紂以甲子亡周不
以甲子興乎余在廣未食檳榔衙中奴婢亦無病者

不覺有癖以恒有戒心耳

鮐背老人氣衰背若鮐魚今以爲美稱非也

余少時夢著論衛蒯聵得罪於父不可以君衛也輙迎而奉之若漢之太公意者名亦正矣此說先儒曾發之不知孔子爲政必有非衆人所能識者耶俟質諸達者

伊呂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功則美矣非富天下也諸葛爲可爲於不可爲之時道則盡矣非不知時也

杜八哀詩不惟表裏雅頌語皆實録無愧責矣如姚崇之筭張說以文爲市眞纖筆墨耳韓退之猶有諛

墓中之誚况𫎇浮者哉

杜輕薄㗑未休反為後輩褻垂之侯來者得失寸心知韓䖪蚍蜉撼大樹小好則小慙二公皆由衷語也好古與自信風乎百世君子哉

任沈之是非邢魏之優劣之所好惡而辟其來已久然南北殊域非有所黨輕談由於寡識猶可言也近日李何齊名而雷同之論乃不由衷以意向為毀譽則薄甚矣舉世擬凢倫憐何不解李西原高賢也亦復爾哉

顏氏論癡符之誚足警末俗讃詵嘲弄摯牛釃酒非

一事矣其妻羞而泣乃同於乞墦者亦可哀哉然此不知而作猶已出也吾見終身經營不出刀錐竟日喧啾惟蜣螂蘊蘖而流布坊市亦著篇章問其由則倩人者耳葢本吕賈之故事一字千金匪特盜國矣然彼所招者文士此所倩者陋語則安可同日而稱哉金陵有一妓略識字亦有集雖倩人無佳句也好名之流乃至於此

文章喜用事古昔所忌恐其彌拘束而乖秀逸也大方作者破萬卷而筆有神則無不可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寧有不秀之句耶若徒用事而無風韻則村塾

對句矣

釋寶月竊柴廓詩廓子欲訟之厚賂之而止然後世猶知有寶月耳未知廓也人固有幸不幸奚以竊爲又奚至訟世之倩人爲文者比之律則臧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耶

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子美眞僻於詩哉蓋卽事皆可成句也然囊中淨未可幸幸不幸有數焉耳余自江右兵憲改廣右督學意其地書少寄書二櫃於舒子後以陸行不便遣僕押回戒之曰鄱湖多寇令付爾鑰儻至船可令檢之果遇寇檢無所有曰我誤

以爲縣中行李耳爾好收拾吾未持一冊去也此囊淨而幸者也余宗人爲瑞州太守歲暮寄曆一櫃散與故鄉相識盜發視之怒其無獲遂斫其僕至死此則以囊淨而不幸者也

詩有率爾之語不字字工也若字字求工定非詩矣老夫清晨梳白頭歐陽疑之試讀終篇皆妙語起乃假題目耳質而不俚何可易言

杜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蘇長公全用之乃偶然也古人非相襲不啻自其口出而不覺耳

子美在蜀其草堂經營有亭臺敞豁林泉連延四松

萬竹野航江檻又佳客淹留能供鱻糯老妻稚子茗飲燕聚亦隨所有窮未甚哉而萬丈光焰歛放筆端于萬年尚有生氣覩當時王侯奚啻泰山鴻毛輕重不倫矣

杜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叙李武穆事可謂實錄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謂南詔喪師以捷聞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指張曲江事也堯與禹謨以比高祖太宗之際殊得體楚筵辭醴日出太白亦公文人名相齊則相嫉其度隘不倫矣

正德癸酉科里中登者三人唐學士鄭大泰趙武城自世情觀之則縣令爲不逹矣其後二家俱衰替而趙氏子孫蕃盛當日之崇卑詎足論哉武城有書貽邑人祀之其後之昌宜矣然學士在翰苑未久無咎懟大參早家食言動不苟可爲後進楷範此固天道之有可議者也

杜杯迎露菊新知是酒杯然覺未安解莊子者以卮言爲酒卮亦無味古字多通用或以音近亂必杯字耳　唐人往往以杯字當酒字亦相沿不覺耳如無復故人杯篇中畧未見宴飲意何以知爲酒也

詩

陳了翁之父以婢借潘有子而婢還一云母生立名儒往來兩家齊東野語述之云得之聞見錄余意此大非人情必毀儒者爲之也

齊東野語載朱唐交奏本末語多右唐文公必不爾也　同父之譖既非難明嚴蘂之獄何至久繫觀此及借婢事名儒受誣智者能辯之耳

范蠡之去譏其智不可及也何傷於忠屈原之沉江其忠不可及也何論其過

王敦誤食乾棗安石誤食魚鮓其事同其人品未可

倫也而論者皆舉之以爲大姦大愚多不近人情雖
若大過然學術誤國宋由以亡罪固不淺於數也
南史載壽春堰凟魚頭鬼面之怪下以爲數近者嘉
靖中邑人汪工部一中爲治河使者一日於大王洑
其解避於梁上遙見水面之怪從流而下如世俗
所傳者甚多然則禹鎖水神巫支祈非虛矣
望帝化爲杜鵑猶越王之化爲柳子理所必無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游魚出聽或以游爲淫云其性
喜音也如其說則不必稱瓠巴矣作游字是
巢湖江淮間巨浸幅員四百里相傳無盜賽謂仰山

之神甚靈凡盜必敗果爾則神之宜祀者也今淫祠遍閭里爲盜者禱焉則何以祀有司者其問之

晉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后後坐廢以爲不祥通日屢聞見此事或有咎或無他要之不足異也晉武庫火張茂先以爲積油所致意者鬱蒸之氣偶有感觸耳

邵子聞杜鵑謂南人作相之兆蓋精於數知相爲南人非以南人能亂天下也

晉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蓋亡國之風哉紂之時未若

是甚也周伯仁醉欲通紀贍婢露其醜穢爲司憲所
劾猶謂名士曾不知有恥此老莊棄禮之效也其亦
幸而免於四凶之誅也而責以忘中原耶
曲逆不枉渚廻滿率多曲復文人以爲佳趣耳不嫌
其稱名也王莽時改其縣爲順平彼有作心於二字
耶王元美謂陳丞相貪其富而不辭封亦過求矣勝
母不入朝歌回車亦偶然事使生於其鄉將安之
石季倫見顏淵像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
其不自量王處仲譏之矣而宋齊丘字回師則以孔
子自居喪心乃爾不得死宜也而世有效之者

漢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明其時婦履未如後世也

不夜城謂有日夜出不然城成時或適有燈火之盛故名之耶不日成之或嘗夜作耶

鹿車中僅容一鹿故名恐未然柴車曰鹿車或取儦人駕鹿義耶

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來遠矣古器銘十三月十四月十九月乃不可曉若以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朔則經史未有聞也

仕宦不止車生耳車生耳不能行何以不知止也註

謂重較卅五行書不頭生耳

吳中書法王元美盛稱王履吉而豐人翁詆其醜態豐自能書元美任識書何以所見戾也

隋煬寵幸柳䛒甚每有文什輒令藻潤而忌薛道衡王[illegible]以一句殺之固有幸不幸耶無亦矜夸之習足以見殺耶何以不忌瞽耶

王元美論文貴精不貴多寧獨兵也蓋屢言之矣其自詠則曰野夫興到不復刪詎謂落筆俱精耶弇州稿毋乃傷多汪伯玉亦復爾余嘗箴之亦以為然然不能割愛也二君子奉佛甚[illegible]也何不能割況一

讆乎

謝茂秦自稱其歌行合李杜爲一此其誕自五子來也王元美謂一字不通何不以溺自照亦甚矣元美嘗刻其近體稱爲一時之最夫近體能最一時而歌行遂不得一字耶要之毀譽皆由好惡未可爲定論也

古之君子言顧行行顧言今之君子非惟言行不相顧即其言亦自違戾臧否人物既無定見討論事理亦持兩端昨之所是今或非之前之所譏後或譽之

譽及門弟子遽云青出於藍毀同社老友乃謂一字

不通所謂言不由衷惡知其可

王元美才似蘇長公故自云於宋獨喜之乃以爲似不曾食宋粟噫甚矣宋人何可若是侮也長公蘇李別言與黃鶴樓詩如元美所駁蓋長公千得之失亦恕易過也晴川歷歷漢陽樹非獨長公不能道此未易言

楊素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不願留矣王元美曰如素者可以戰者也余謂素不仁哉古無是也無論節制時雨之師即孫吳二一切爭地以戰賭殺人者其行法

也必三令五申安有簡畱而誅其畱者乃至三百是以呂卅爲威無賴賊也其子玄感以反族天報之矣元美蓋見今之將懦卒驕思有以振之也雖然非策也是自焚之道也且將何患無威信賞賞必當功必罰罰必當罪而仁行乎其中此天下之將也

古者生而名之冠而字之文則備矣未聞有所謂號唐之中世士之好奇者山人居士間有稱焉非以易其字也至宋而始有號則其叔世然皆顯者也非盡然也司馬君實外夷知之女子知之知其字耳今則王公廝養無不有號號有怪詭不可解者匪誕則俚

至如十洲海外圖經徒有其名問之安在而曾爲其山之人乎近者好古之士相呼以字以自異於厥餋之流善矣然後生之於先達自宜致謹乃有執贄函丈而字其所事者曰吾從古而以諺其儕蓋曰友之云乎登曰事之云乎此又澆之澆者哉

詩可以興三百篇雖逺後之作者須存風雅之意乃可名家杜工部所以獨步詞塲也王子安春思賦因狂夫之蕩子成賤妾之倡家是何語夫狂而妻可倡耶賓王代女道士贈道士李榮汙翰墨矣盧照鄰亦有贈李榮詩此可與遊者哉

郡中篁墩程宗伯與李文正西涯俱以神童舉立朝齊名其後程以婁非去壽亦不永而李當國久後進附之知西涯不知篁墩無怪也乃同鄉後進聽於道塗藐然視先達爲無有其亦妄矣然篁墩集應酬代筆者多删其大半自可傳耳

郡中縉紳先輩相戒不爲詩其言曰古人以一生精力吟五字僅能名家今士人旣制義專業及登第則有當官職業兢兢弗遑猶懼瘝曠奈何爾遑詩酒荒廢本務縱諳聲病彷彿具體終不能與古人並驅徒兩失耳余登第時猶諄諄見諭余時唯唯心不謂然

然以劇疾當劇地不得不棄所嗜耳隆萬以來士習日靡剽竊代倩覷相欺謾太乙高士之流掉臂縉紳間翕翕訿訿得以傾覆是非非卓立獨行者鮮不緇湼矣乃知先輩執德不苟篤實輝光而彫蟲之技誠不足尚也乃若質有其文彬彬君子豈薄之哉子夏固云仕而優則學有餘力則兼焉可也不然則政事文學聖門猶分二科何必倩人爲竊而貽玷官箴耶惑亦甚矣

好名之人何所不至也有乞人詩而刻集者有剽竊近集以已作見謂人未覽者其風今則甚其來久矣

余觀政時部命題秋月引曰能者作之有名進士殺解者即以薛考功七言律上觀者曰詩佳第非引體也其人固要余評之余曰詩非引不妨於工題勿引字可矣一日見過案上有薛詩一部大愧問余曰薛詩何如余曰近得其集未暇披閱耳其色乃定信矣作偽之拙也

二千石能安閭里必侯又任人人能言之而不能爲國家爲黔黎稍出恒例吾不能不尤當事者矣太守苟宜民者在郡十年可按察使又一二年可巡撫矣此豈負之哉豈爲駭衆人聽哉府同知廉平者五

六年以上可爲守守豈必甲科也此太宰所得爲也世非無循良吏也未嘗久任之而優叙之世又非無無異政而有超遷者也而曰資格限之天下人可誣哉

宋時高安鄭女許以飛昇奔道士與近日邑中僧誘女事同道士以邑令發其事僧則自敗然皆薄罪之不知律意矣世所謂仙去者寧有可信者哉

魏文侯御廩災公子成父不弔而賀曰諸侯藏於境內非若士庶人也藏於篋櫝也夫成父可謂達國體矣况於珍寶乎古之哲后所抵棄於山澤者也萬曆

丙申二宮之災歷　朝珍寶盡焉公子之論似可以進然何可賀也

輞川集裴迪竭力而不逮若無右丞在前亦自楚楚故知才情出於天賦不可強也王戲贈猨吟一何苦杜亦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二詩蓋實錄哉

徐昌穀年三十而自選所爲文曰迪功集人曰昌穀之年殆止是乎既而竟夭因以爲讖焉于時士風猶未急於表暴云爾今斐然之士稍操筆修辭即刊布恐後何慮年乎余八十五藁未欲出友人遲之然曾以中年多疎所業未能盡意耳

孟浩然以不才明主棄之句見放不用世皆悲其不遇李邕詞賦稱旨中使臨問索所爲文章可謂遇矣竟以讒嫉老而杖死然則遇幸耶不遇幸耶士可以知命矣太白摩詰亦以文見知晩節何若使其不負時名乃免耳孟歸山詩淚濕薜蘿衣薜蘿衣自不寒湅耳何以淚

杜詩何幸憔悴在山中世亂得在山中幸矣雖憔悴猶苟免也此語悲於痛哭矣奈何安危

開元天寶之盛可謂治平漁陽一鼓宇内鼎沸王孫乞爲奴大官骨肉不相待廣文寬太白流猶其幸者

子美得與老妻稚子優游草堂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而兄弟晚亦相聚非至幸至幸者歟列不朽盛業大半蜀地不可謂窮也余於子美有深感矣

萬曆辛卯以來冬春之間雷後雪凡五見巳亥正月雷雪並作尤異昔所未聞今為常事每聞雷聲非時則知有大雪矣蓋陽氣早奮故雷其時宜翕陰勝而雪雷雪交作戰故也志者以為令出不信剛柔失職刑罰不中其然歟

夔之典樂神人和鳥獸舞而齊宣不能好也魏侯聽之則欲卧夫德足以格鳥獸而不能動千乘之君毋

亦存乎其人乎顏子爲邦必放鄭聲矣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則引君之論也故治定功成則樂後主忠信則禮後禮後也寧薄乎老氏焉知禮

萬曆已亥海外利馬竇者自言歐羅巴國人其國南海中與西洋佛郎機國相近浮海至東越約八萬里國所產黍秫梨栗與諸禽獸不異中夏也而海中魚乃獨不類且綮凡棟宇輪輿率用其骨國不知所謂儒佛自有經書能通曉其書有行者舉在位在位者率不娶王世禪衆所推也故無無道者屬國有敗行者王即移文革之不必征伐如其言則三五之世且

不逮未由稽之耳由東越至金陵買宅焉或助之貲不受而未見其乏之疑其有術察之無所云爲云其國人與佛郎機人交易從彼中寄所需耳佛郎機去金陵亦遼絶矣安能訊問如期此不可信者而與之遊者言其人醇謹無他不應作僞入中華未甚久而儒服漢語楚楚佳士貌稍似色目人耳譯其所謂大瀛全圖言天地形圜如瓜也而里數度數可稽不謬非君鄒衍談天齊諧志怪荒唐無當者又所携鐘一琴一圖一頗異鐘按時刻自鳴不爽有機焉云此中工人巧者有教之可製耳琴非琴也特一函其絃四十有

五質乃銅非絲也而聲之諧嘹喨可聽乃謂之琴矣圖則教王像施繪與此中異此中畫手不能效也乃知宇宙廣大非耳目所限聊紀之以資多識　雜俎所稱報時鐵殆鍾類也

文之靡今爲甚中人之家壽必有詩文没必有狀傳壽文無足論矣世舉知其爲夸辭也狀謂録實傳謂據狀者也今一人也一事也其人或田父或村媪非知書者狀者乃代之援引經史高談與論傳者又別爲之辭不復襲狀所援引徒以炫巳之能而無當於所傳所狀者覽者一披即知其誣奈何以爲史也史

乎史乎後世將何以稽焉嘗聞某公者以文名其文以賄爲高下所覩或疑之乃曰百年後誰辯者噫文乃至是乎

嘉靖丁巳金陵日者劉生談星命奇驗關西王學士維禎頗重之贈之文生勸其避位乃可避咎王請告歸值地震之厄隕焉禍福信不可趨避君子居易行法而已矣生江西永新人余爲右轄時石汀殷公爲按察使嘗召與之談劉曰甚異按察當轉右轄耳然數日內乃超簡中丞矣果如其言于時凡所談猶驗也其後余在南戶部生來老矣乃殊不驗與市中術

士無異凡術士之言星相者其驗與否彼亦自有運限也

萬曆已亥儀真縣田婦　氏割肝奉姑事甚奇姑病篤侍養備至日夕祈禱有道人過之曰爾良苦病未可愈也婦拜叩之曰聞割股有濟然乎道人曰無濟也惟肝可愈耳婦曰肝何在道人曰左脇下也遂去婦如言割之以進姑疾脫然愈已則昏迷仆矣鄰人聞而視之爲裹其瘡瘡七日遂平復無恙有司爲表其閭余里閈士人寓維揚者爲余述焉婦蓋朴實知耒耜耳未嘗聞傳姆之訓也方割肝時家人皆在田

中獨婦留侍豈有所要譽也者且其事古未嘗有殆
神明所啓彼道人非恒人哉
議者多云　國家立法如蔓絡相持一舉即牽掣非
一人能專其柄此豪傑之士往往慨嘆以爲不得盡
其才者也然二百餘年治平內如閹瑾外如寧濠雖
逆易敗則亦以勢有所分耳　聖謨宏遠所貽謀萬
世者可輕議哉特天下之勢不患瓦解而患土崩民
心不可失也民心悅而天意得則何近憂之有無論
法矣
人死而復生者往往有之古之歛也三七月葬其復

也喪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不豫為也近俗謂死之日有吉凶或即日歛無乃忍其親乎　死而復者其氣本未絕也恍惚若夢夢固若有見耳非妄非眞也而傳之者往往傳會過其實更一傳而愈失之齊東野人以為希聞矣

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讀書觀大旨以自恕也聖人固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學何可厭哉雖然學有本末匪惟德藝上下也即以文藝言之杜子讀書難字過其破萬卷固咀其英華耳注蟲魚而矜博識信非大方家所尚也

蘇長公謂范景仁不學佛而達佛理夫清愼節欲一切不芥蔕於心自正心誠意之學而忘諸邪必歸之佛無乃爲佞余於是爲長公惜而知洛閩之功爲大今以明經取士夫豈不愈於辭章論語半部以佐太平非欺我也銓部主黜陟監司職舉刻若其公也孰不凜凜師保臨之天下何患不治今然乎哉而何云鄉舉里選也好古者乃太息於唐風矣

或疑堯耄期而舜攝舜之陟方百有廿歲矣禹又矣曷爲乎蒼梧之野夫聖人者夭壽不貳順受其正者也堯倦于勤舜未衰歟天下爲家何近何遠志士

無憂居而疑聖人乎說家言孔子寢疾而使卜商卜期則齊東之語何足述然則劉伶之荷鍤得無夫荷鍤而適途窮而哭彼亦有托焉五君聰維新而陽狂者歟易之明夷用晦而明胡不聞焉陶靖節遯而無悶清而不矯達矣　魏晉之際君子恥言之叔夜薄湯武矣而為操丕死耶蘇門之嘯其識遠矣嗣宗廣武之嘆毋亦蘇門之志歟識寡之戒不悟是以不免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夫為君信難難於臣矣為臣則易其自為不易也何以徵之君人者以天人

立萬姓之上一日二日萬幾堯未得舜猶不得不試之於鯀而九載之憂不釋何其難也舜由耕稼陶漁一登庸而十六相濟濟在職故恭巳而無爲何其易也堯君道也舜臣道也君難而臣易至聖猶然况其次乎齊宣曰吾何以知其不才其言不欺故猶足用爲善孟子告之以如不得已蓋其難也取諸左右不可信取諸大夫不可信取諸國人國人之論公矣君門萬里所以達國人之論者非左右則大夫耳彼莫不行其私莫不曰國人之論非四月之明四聰之達好問好察大智如舜惡能取諸人而無遺於野乎以

是明其難也臣則易矣後之爲臣則易於古矣何也古之爲政者皆世祿者也彼生而貴者或未能親遂草之士猶俟於鄉舉之里選之而鄉人之好惡聖人未以爲可是以難也後世則不然士孰不由畎畆而依日月者乎其居也有鄰鄰之善否安可誣之曰東家丘也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爲下不倍者言也身爲社稷臣矣致其身者也進賢退不肖其職也孰爲邪大夫乎而曰不非之寧負國無亦以嘗盡力於吾私而相爲市乎謂人不易知可誣也謂不能知其鄉不可誣也其鄉之不恤而天下可知也仲弓曰焉知

賢才而舉之子曰舉所知舉所知何以不易仲弓之
賢其所知者必賢賢也上正以人事君賢才舉而於爲
政何有故知臣道易也夫淄澠之合惟易牙能分之
以責衆口難矣涇渭之辨豈不易知涇以渭濁而爲
之辭雖曰不欺吾不信也故曰爲臣易其自爲不易
也夫能盡臣道之易者乃可以責難於君矣
叔孫毀仲尼而賢子貢非知子貢也賢子貢所以抑
仲尼也此偷人之恒態也蓋有行於余父子兄弟之
間者余漠然視之毀不行